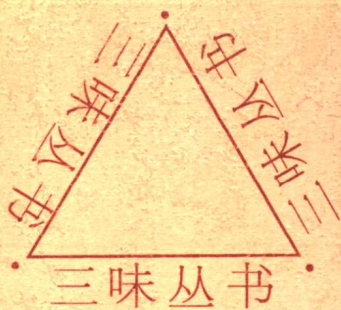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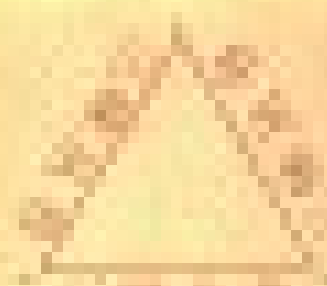
· 郁风 ·

时间的切片

郁风

郁风

时间的切片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 ·

· 郁风 ·

时间的切片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时间的切片
郁 风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34 千字 1997 年 7 月 1 版

1997 年 7 月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6.50 元

ISBN 7-5434-2898-9/I·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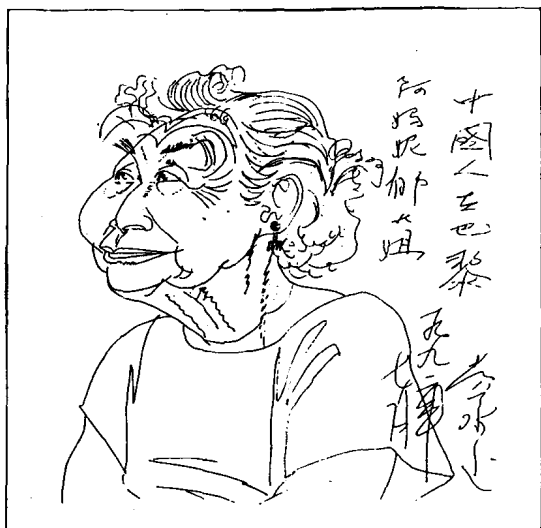
作者简历

郁风，1916年生于北京，原籍浙江富阳。早年入北平艺专学画。30年代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及左翼文艺活动。抗战后在香港和内地任报纸记者、编辑，主编《耕耘》杂志，发表散文和漫画、插图，创作水彩、油画，在大后方和上海开画展。50年代开始，在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主持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并写美术评论。文革期间，被江青指为黑线人物、特务，监禁于半步桥及秦城监狱共7年。70年代开始，出访香港、法国、西德、瑞士、美国、澳大利亚，多次举行画展。出版散文集《我的故乡》、《急转的陀螺》，编有《郁曼陀、陈碧岑诗抄》、《郁达夫海外文集》等。现居澳大利亚。



作者像

张玉常 摄



天公作弄，让我们苦了大半辈子，到老来才在巴黎和威尼斯来看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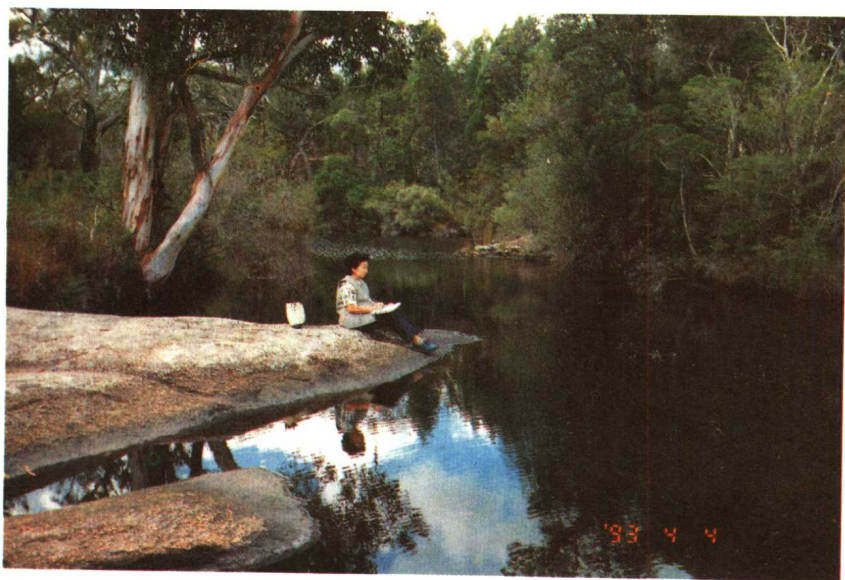
你的白发透过夕阳镶满了金边，漂亮而叱咤一世的英雄到底也成为一個嚕嗦的老太婆。你自己瞧瞧，你的一天说之不休、走之不休的精力，一秒钟一个主意的烦人的劲头，你一定会活得比我们之中哪一个都长。那就说好了！大家的故事就由你继续说给后人听了。

黄永玉书于香港

1992年8月27日于山之半居



作者夫妇于美国友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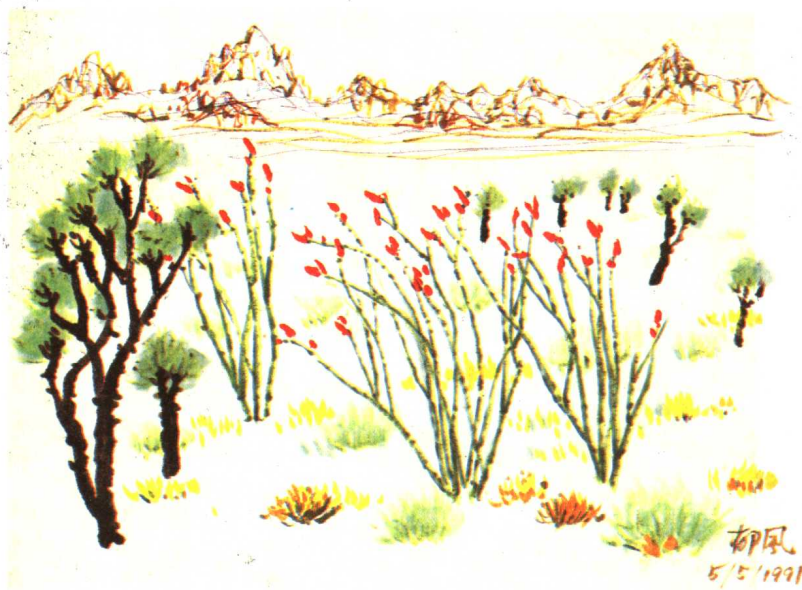


在野外写生

1993 年 4 月摄于澳洲



彩色速写之一



彩色速写之二

郁风、苗子到咱家



1992 年作者在美国普林斯顿街上
与街头雕塑合影



1939 年香港某画报的报头刊出
记者从战地所摄郁风像。她当时
在四战区政治部搞美术宣传，少
校军衔。



作者 1993 年摄于香港
后面是作者仿澳洲土著艺术的画正在展出



向日葵
1993 年作



断树新生
1992 年作

序

冯亦代

郁风在返澳前夕来了电话说，她原先在香港出版的《时间的切片》将在大陆出版，不过内容略有增删，如我高兴就为此国内版写一序，不写也可以，反正不要勉强；并说你若懒得写，我也不会找别人写了。我一向很喜欢郁风的文字和她的画，而且觉得我同她这么熟，想必可以一挥而就，便回答说我一定写，她连声道谢。

我同郁风相交半个多世纪，由萍水相逢而至情同手足，不论是在香港、重庆、上海、南京、北京，我们都在同地盘桓，时相过从。只有这几年她和苗子去了澳洲，才算是天各一方，但也常常会梦魂萦绕，不时想到他们夫妇，不知他们云游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当我真的拿起笔来，竟想不出如何下笔。于是，我想重读一遍港版的《时间的切片》。她原来就托人带来一本给我，我也看过一遍放在手头，可再想读时，这本书已不知哪位小友取去，于是不得不向老友范用去借了一本。这次我正经又念了一遍，颇有新鲜之感，好像过去我没有看过

一样。一边看一边喊好，让我重新认识了郁风，想不到她的散文有了如此功力，决不逊于她的绘画。

我同她认识是在1938年广州沦陷以后。有一天在香港的中华阁饮茶，突然看见一位穿中国连衣裤军装的少女，出现在我们中间，苗子开玩笑一样介绍说这是郁风少校，刚从广州撤退转来香港休息。我从她的一双大眼睛里看到江南少女透出的灵气，再后在中华中学一次集会上听到她唱的《送郎去当兵》，曼妙的歌喉，不经过正式的训练是唱不出来的。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逐渐我知道她是在上海被敌伪暗杀的郁华先生的女儿，当然也是达夫先生的女侄，很早就参加了救亡工作。由于我一向崇敬郁达夫先生，他住在风雨茅庐时，还请我和一位同学吃过饭、喝过酒，成了熟人，所以这次认识了郁风，觉得在感情上亲了一层。以后她和我一同参加香港文协的工作，负责鲁迅先生诞辰庆祝会的演出，还一同办过文艺综合刊物《耕耘》，如此等等。香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后，是她奉夏衍之命，找到我的妻子郑安娜，同船逃离香港，进入内地。以后她从桂林到重庆，就住在我工作的重庆印刷厂职员宿舍的客房里，一直到她同黄苗子结婚。

她能够一个人在街上冒遇到敌伪军人和街头烂仔的危险，说明她是个勇敢的人；她能够为朋友在如此紧急关头传递消息，也说明她是个侠义之人。我和安娜能获早日重逢，完全受夏衍和她之赐，怎能忘掉这种恩德呢？记得她有篇文章里曾经谈到那一晚在空旷的街道上踽踽独行的心情，说从来没有过这样自由自在的心情，更可见她为人的乐观与旷达。

《时间的切片》全书分为三辑：“人物印记”，“往事萍

踪”及“天涯芳草”，所写“人物印记”一辑里的人物，是她的亲友和前辈，除了两位女画家，都是我熟悉的。我首先读的是《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使我过去有关达夫先生之死的零碎了解，获得了全貌。只把达夫先生视为是颓废派或浪漫主义文人不应是对他的全面定论，他的爱国主义才是真面目。对于他的颓废派及浪漫文人行为，只能视为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反抗。解放后，有人对他自称只是个作家而非斗士这事耿耿于怀，而不从达夫先生的全面活动作定论，是种十分可悲的宗派主义的论调在作祟。助长这种论调的只是一本嫁了人又以郁达夫的未亡人自居者所写的书《我与郁达夫》。这本书对达夫先生竭尽造谣诬蔑与推卸破坏婚姻责任的自供，真是刮（我无意要用“恬”字）不知耻。达夫先生早已去世，再不能与这位女士对质或作反驳，但采取这种手段来遮盖及乔装打扮自己，也实在使旁人不能已于言！

《夏公——一棵永生的树》文中诗样的语言，我以为是纪念夏衍老人的众多佳作中，最为亲切动人的一篇。《一位艺术家的寿宴——陆志庠和30年代的漫画伙伴儿》不但是篇写陆志庠的动人文章，而且也是中国漫画史中的一个章节。

“往事萍踪”辑内的《淡忘后的回忆——读冯亚春的狱中札记以后》，有一种言未尽意的感觉。我们虽然可在她的《自序》想做缝穷婆企望中窥到一二，如果她能把自己思想变换的历程讲得更多一些，也许会使后人对这十年荒唐梦，了解更多一些是有好处的。喷气式与逼供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的心路改变。有人以为可以不读这十年，譬如一梦黄粱；但眼前我们社会风气的败坏，难道不读就能剖析这一苦

果吗？

《春天的黄丝带》，读了感触至深。我并不反对浪迹江湖、到处为家的好梦。但想到长年背井离乡的漂泊生涯终究不能使人心如古井哟！去年知道郁风、苗子要回国来过春节，宗英专门去花店买了一棵巴西木的小树桩，养得发了新叶，正好他们抵京，便束了根黄丝带携去送给他们。因为郁风在这篇小文章里写道：黄丝带表示“我爱你，我仍然爱你！/我等待着，/我欢迎你回家！”她说，如今的黄丝带仍然表示这几句话，但已不止是对一位久别的丈夫，而是对所有远离祖国而归来的人。

这本书之命名为《时间的切片》，是由于这一辑文章里，有一篇叫《大峡谷——时间的切片》，文里写道：“是风和水，在亿万年的时间里，把地壳切成这凹凸不平的散乱的一片一片。而那条碧绿的卡拉瑞阿多河，像一条顽皮的泥鳅。在这时间的切片中游来游去——这就是大峡谷。”如今这个深入地平之下的大峡谷，已经让位给我国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大峡谷了。美国的大峡谷不过海拔三千五百零二米，而中国的大峡谷则海拔七千七百八十二米，已经公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了。就在大峡谷的削壁上，从底下往上走，一个时候可以看见有四季的花朵盛开；而西藏则是中国华夏民族祖先来源的五处之一，原先也是一片海，地壳的突变成为近日高原，至今地面还在向上生长。

“天涯芳草”是一篇篇精致诗样的散文，近看是一篇篇分隔的，合起来则如一幅靓女织就的整幅画锦。郁风是位卓越的画家。好像是无心的泼墨山水，细看却又是工笔花卉。读这些文章是个享受，既大气磅礴又精细入微，既天马行空又